

# “边界写作”，文化的守望与开拓

□赛娜·伊尔斯拜克(柯尔克孜族)

我用“边界写作”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种跨文化、跨族别、跨语言、跨地域的写作现象。它具体表现在,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具有多重族籍身份或多种语言表述能力的作家,以别的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以期传达一种独特的地方知识和文化特质;同时立足于“边缘化”的写作优势去关注人类共享的生命体验,在“跨文化”的写作实践中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这种“边界写作”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普遍,而在国内,很多作家,特别是少数民族作家,也都面临同样的写作语境。

汲取多种文化的“边界写作”正逐渐成为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股重要力量。2000年至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有多位具有跨文化背景,如多丽丝·莱辛、勒克莱齐奥、穆勒等,他们的写作均有“边界写作”的色彩。其中,在中东欧这块多种语言和文化交锋的地方,生活在跨文化的语境里,也注定了穆勒的“无所适从”。在罗马尼亚,她是讲德语的“少数者”,到了德国,她的身份又是罗马尼亚移民,这些因素无形中加大了她寻找归属感的难度,因此她说:“写作,是惟一能证明自我的途径。”

裔裔英籍作家拉什迪曾这样阐述其小说《撒旦诗篇》的特性:在崭新的、突变中的人类生存、文化、思想、政治、行动和歌唱的联动结合中,呈现混原性、异质性、杂合性及其转型。“为种族混然而欣悦,又为绝对纯粹而恐惧”(《想象的故国》)。可以说,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每一个个体在文化心理上都不可避免地处在漂泊不定的状态之中,人们的文化视角再也不可能单一固定,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景观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习惯,人们在文化心理上都变成了漂泊者。“漂泊者”穿行“游走”于两种地域、两种文化、两种传统、两种语言之间,身处特色迥异的文化世界的夹缝之中,能借鉴多种文化,却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既不完全与一种文化合一,也并非完全与另一种文化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

壮族作家唐樱的小说辨识度较高,她常常将本民族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与自己唯美婉约的文学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长篇小说《南方的神话》就是如此:山寨、小溪、古木参天的山林,以及丰富的风物民俗,一起营造出独特的精神原乡。这里的乌托邦可感可触,有形有色,使人性 and 爱情都找到了最佳的栖息之所。

主人公杨扬是一个北方都市的女孩,她受到内心深处的召唤,远离家乡,来到了偏远的南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是一个城市女孩的寻根之旅。作家把故事的背景选在了远离都市的桃花源——布洛陀山寨,这里没有喧嚣与奢华,没有狡诈和欺瞒。在山寨里,尽管人物的性格迥异,但没有险恶和奸诈,所有人都是美与善的化身,阿妈善良慈爱,阿云坚强忠贞,韦湘忠厚无私,每个人物都是美的化身。

杨扬来到这个山区是为了支教。她从小没有父母的陪伴和照顾,一直在寄宿学校上学,单调孤独的童年时代让杨扬更加渴望爱,渴望给予别人爱。与传统意识中的山寨不同,布洛陀的人们聪明、善良、容易沟通。杨扬以平等和尊重的心态与人交往,很快融入其中,并与“山寨之子”韦湘相爱了。他们恋爱、结婚、工作,没有重现实象中的悲剧。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城市充满了优越感,是文明和光明的代名词。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就是逃出黄土地,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或者从大山中走出去,并以西装革履的“异代人”的形象回到乡村,光耀门楣,现代文明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改造力量。唐樱显然不认同这种“傲慢与偏见”,她试图重新呈现乡村的分量和价值。对于唐樱而言,这不是策略和方法,而是人生立场的延续,是与生俱来的存在。她具有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生活经验,这决定了她写作的视角和眼光。

在小说中,杨扬与韦湘之间的爱情,脱离了“城乡结合”的叙事模式。在以城乡结合为背景的爱情叙述中,城市往往代表着强势文化,是农村人向往的理想之所。比如,路遥在《人生》中设置了城乡青年的爱情故事,主人公是农村优秀青年高加林和城市姑娘黄亚平。高加林竭尽全力,试图在与黄亚平的恋爱中实现阶层的跳跃,真爱与身份捆绑合为一体,但最终失败,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黄土地。同样是以城乡青年的恋爱为背景,湖南作家陈茂智在小说《姐姐的园》中将男女的城乡身份进行了置换,“姐姐”是农村姑娘,而对方面则是城市青年,尽管男女城乡身份对调,但是农村追逐城市的基调依旧。《南方的神话》则相反,杨扬经历了城市的繁华和喧闹,具备了落脚的条件,却依然来到布洛陀,把这片土地作为生命和价值的归宿。杨扬的选择无疑是

这是一个独特性与互补性共存、差异性 with 沟通性共存的世界,是一个“道并行,不相悖”、“和而不同”的世界。

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异质文化之间的不断交融,“边界写作”现象将更加普遍,文化的守望与文化的开拓也将成为重要的话题。从语言上疏离母语到从精神上回归母语意识和母语文化,是每个“边界写作者”必然的心路历程。值得关注的是,“边界写作者”在面对两难语境的同时,也获得了“跨语际”写作和“跨文化”写作的优势,从而写出具有独特意味的作品。

将视野转向国内,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进行创作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等,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一方面守望者本民族深厚的语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不断开拓,自由穿行于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用全新的表现形式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和精神内核。双语写作,多重视野,这已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重要特点。

以藏族作家为例,“边界写作”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扎西达娃的小说把西藏的神话和传说同时代意识糅为一体,充满了象征和隐喻,将小说的焦点向民族传统文化转移,表达了回归民族文化母体的渴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阿来以开阔的视野,平等的民族观念感受普世性的价值存在。他的《尘埃落定》是“边界写作”的典型文本。阿来的作品一方面与其民族的民间话语、文化传统、经验方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在宏大的文化场域中,以隐喻、象征、寓言等手法展现人类精神世界中共同遭遇的种种困境和迷惑。他虽然是用汉语写作,但母语意识、民族民间文化资

一个另类的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在小说中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这似乎限制了作品的格局,但是“片面的深刻”从来都是作家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唐樱笔下的布洛陀并未直接指涉人的异化和人性的扭曲,在物质欲望甚嚣尘上的态势面前,作家借杨扬逆流而上的另类追寻,折射出被遗忘的生命之美,呈现一种崭新的、健全的、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

现在,很多作家开始深入少数民族文化的根部,挖掘那些被忽视的宝藏,挽救渐趋消亡的传统。他们并不是在同情、哀伤和悲叹,而是从中寻找力量,在各民族悠久的历史中提取出可以弥补现代社会弊端的资源。民族资源和传统意识具有一种精神洗礼的功能,可以解救被物质欲望炙烤的现代囚徒。

布洛陀文化既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也是一种可以描述的具象。作家借神灵之口勾勒出了布洛陀文化,其中折射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对理想家园的向往之情。这是作家的精神故乡,从这里出发,还回到向往之图景,而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深深地烙在了他们的日常行为当中。他们顺应自然,与花鸟虫鱼和谐共处。

小说中还有关于时间的隐喻。故事是这样的:一个人上山砍柴,看到两个童子下棋,棋终时,发现柴斧柄已腐烂,回到村中,发现时间已过了几十年。这是变与不变的隐喻,当我们总在感慨时间如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总是感到时光荏苒,其实是我们总在争夺。

时间像一把尺子,所有人都在拉伸自己的长度,所以总是在和时间赛跑,和各种要素竞争,最终失去了自己。而有时人类需要保持不变,比如内心的宁静、灵魂的安稳和精神的惬意。唐樱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界可能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可能都是过眼烟云,当你自己营造了一个精神的家园,就可以挣脱时间的纷纷扰扰。

在小说中有这样的对话,关于“布洛陀究竟在何方”的问题。韦湘问杨扬:“何时能做我的新娘?”杨扬答:“等找到布洛陀之时。”布洛陀究竟找到了没有,小说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但是杨扬与韦湘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是找到布洛陀的意思了。理想实现的地方就是布洛陀。布洛陀既是一个神话,也是人类精神原乡的别称。

## 精神原乡的生命隐喻

——评唐樱长篇小说《南方的神话》

□景茂

源、民族文化心理及其精神实质却在作品中密集出现。多重的文化身份使他的创作拥有了一种丰富性。在“对话”的语境下,阿来通过对本民族历史的真诚叙述,从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性的咀嚼、探寻、阐释,最终走向对人类共同精神的体悟。

## 二

千百年来,新疆是四大文明交汇之地,一直与周边的民族及相关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文化碰撞和融合,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新时期以来,面对开放的文化环境,新疆少数民族作家在注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同时,注意吸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在创作上,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以母语创作为主,但也出现了许多用汉语创作的作家,如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阿拉提·阿斯木、帕蒂古丽等。他们大胆走出桎梏,深涉民族命运、社会心理结构等内在的精神世界,以开阔的视野审视和解读本民族的隐秘心灵史。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多元文化视角为她的创作带来特殊的优势。评论家陈柏中认为,“她的《永生羊》《枸杞》《草原火母》等作品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参照中,艺术地把握世界和审视本民族的生存状态。他们带着草原文化的精神血脉走向了更广大的世界,具有更自觉的现代意识和审美眼光。”她笔下的人物、动物生动地传达出哈萨克族人民对自然、生命的哲思,诗意地折射出游牧民族的传统和人文心理。对故土的深沉依恋,对文明冲突的敏感,对由边缘走向中心走向世界的渴望,对人的生存困惑的深入思考,对真诚写作的坚持,使她能够从自己的文化土壤和生存境遇中引发出悸动心灵的表达。

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散文集《隐秘的故乡》《散失的母亲》披露出久别故土的漂泊心态和

# 白云间吟诵的哈尼族经卷

——哥布诗集《神圣的村庄》印象

□师立新(彝族)

对能够使用母语进行创作的民族作家,我深感崇敬和羡慕。受从小生长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已是完全汉化的彝族人,在本民族文字和语言面前只能无知到惊慌失措,因而,当哈尼族诗人哥布将诗集《神圣的村庄》以哈尼文和汉字共同呈现于一本集中,让我感到羡慕、欣喜。这些作品闪烁着史诗式的质感,娓娓论及部族的由来、族群的走向,审视民族当下的困惑和迷茫。

在不断阅读之下,我渐渐读出这些诗句的清秀模样,它是如此洁净,就像哈尼村寨上浮动的白云,剔透得不染杂质,可以濯洗万物的灵魂。全诗以神奇的吟唱形式行笔,诗集开篇就设定了人物表,分别标识为莫匹、咪谷、女巫、诗人及当家的男人女人等,通过众人逐一的唱念,蓝天、梯田、蘑菇房、寨神树、苦扎扎、十月年等哈尼族元素蜂拥而出,一幅哈尼族农耕文化的场景就生动地在诗句中勾勒完整,鲜活呈现在阳光下。

凡俗的尘埃无法阻隔诗人对母族的热爱,他的长诗深情无限地迅速切入对众生灵的歌唱主题,文字润泽出具象,族群的生活被安静雕刻在诗歌的纹理中,清晰、深邃,如风吹过草原,牛羊满坡。

哥布受到前辈言身教的影响,承接了莫匹(祭司)的衣钵,他的诗句也就自然地体现了神灵赋予的威严。这种冥冥中潜移而来的神圣感,源于边地少数民族对大自然朴素的敬畏与感恩。这种敬畏与感恩其实最终的归属就是农耕文化——从土壤生长出来的精神依托。农耕文化贯穿哈尼族的发展历程,原始的自然崇拜让哈尼人民的心中驻扎了许多的神灵。脚踩坚实的红土地,诗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让诗歌倾注了民族的神性维度,把所有神旨熔化成诗句,涂满经卷味道,忠贞秉承了本民族民间口传文学的语言范式。比如:“我是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已所剩不多 我那阳世的我/我活在阴阳两界/在灵魂和肉身之间来往/我甚至模糊了/人的意志和神的思想/当我想起祖先/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脸庞……”(《生活就像祝福的词语》)借女巫之口,哈尼山水间萌发的平实语言得到渲染,农耕气息经度深度加强,诗句的在场肆意穿梭,民族的根性流脉在诗歌里得到永恒的驻扎。哈尼文

化的背景被反复强调,彰显的诗意畅快淋漓。诗人诗语与本民族文化水乳交融。

继承和传扬传统文化,以考量历史与现实变迁的目光看待母族,这是诗人在文本中最为强烈的倾诉。好的诗歌是拒绝无病呻吟的。这部用母语创作的诗集,其诗语所蕴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呈现了一个民族浓缩的处世哲学。当诗人将之翻译为汉语,很轻易就捕捉了我的情感系统,我在诵读中感知到圣严、疼痛。文化的多样性表达,让长诗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并体现了诗人的民族精神和独特的诗歌品质。

有人说诗人是孤独的,可化身为莫匹的诗人哥布并不孤独。他有勤劳的部族,有耕作的牛马,有美丽的女人和活泼的孩子,他还有博大的民族情结和宗教情怀。他的字里行间,持续传递着祥和豁达的心声:“人和神一起居住的村庄/老人的故里 神圣而静谧/家家户有着不息的火焰/铙和鼓是寨子繁荣的象征/总是在节日里热烈地敲响……”(《愿每一个家庭有不朽的幸福》)

诗歌俨然已是诗人沿着哈尼梯田蜿蜒行走的灵符。我想起蓝天下的乐作舞,宛若山泉的四季生产调,我沉醉于它们瞬间所荡漾的快乐,那是从内到外散发的自信,弥漫着民族的宽容。《神圣的村庄》也有着同样的宽容。

哥布心怀故土,专注追求自己独立的写作风格,他曾说过自己的诗不是人工林而是原始森林,我非常喜欢这个比喻。在《神圣的村庄》中,人可以和小鸟说话、和松鼠嬉戏,大地呈现的是云安祥、地宁静、树静默、鸟欢唱的田园牧歌。诗人所张扬的诗歌美学直接生长于部族之上,他的前路是那样的辽阔和宽广。

《神圣的村庄》也是诗人命脉深处的精神家园,那里民风淳朴、人性纯洁,那里安放着自己白云间的哈尼农耕文化,我聆听到诗人故园的风雨,那里还是民族心灵的栖息地,能让诗人每一次无意识的焦虑和疏离得以纾解。

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离不开“根文化”,诗人哥布抓住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也写出了自己的个性。“由一位诗人而认识和敬重一个民族”,我想这句话应该能够作为对哥布最美丽的褒奖。

## 小说评论 二〇一五年第六期要目

-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
- 长篇小说 风过太阳城(上)…… 邹小林
- 报告文学 我们的前方…… 李洪
- 散文 牛头山下北极春…… 江光明
- 大山无言…… 杨梅堂
- 陶瓷的味道…… 傅丽玉
- 北国神灯吟…… 鲁村
- 带电的诗行…… 李玉炜
- 电力工人…… 张玉泉
- 希望之光…… 刘淑清
- 诗 掬一捧璀璨的星光…… 纪跃华
- 文艺评论 贾平凹小说评论二题…… 田卫东
- 文化学者雷建德与《西厢记》的来世今生…… 朱宏勃
- 聚焦人与自然的生态哲学…… 杨海英

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刊

**脊梁**

2015年第五期要目  
文学双月刊

总编辑:石玉东  
副总编辑:王树民  
执行主编:萧子军  
潘飞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2015年第十二期 邮发代号:82-106  
畅读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佳作

飞虹症…… 向春  
祥瑞图…… 尹学芸  
生计以外…… 王华  
红骨髓…… 曹永  
九十九封信…… 章缘  
刘慈欣科幻小說精选小辑

中篇小说排行榜  
地址:100031北京市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本刊每期160页,定价10.00元,全年12期定价120.00元。2016年度杂志正在征订,读者可到当地邮局或在杂志铺订阅本刊。也可在当当网、卓越网和京东商城网购,或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国内邮发代号:82-106。

宁夏文联主管主办 **朔方** 2015年第十二期要目

中篇小说 欲望初绽的夏天…… 赵宏兴  
遍地豆荚…… 冬  
短篇小说 和兰花在一起…… 毕望如  
一坛银元…… 张泽勇  
散文随笔 心画…… 刘晓霞  
竹林意象…… 柳向荣  
走过居延…… 裴海霞  
猫鼠同眠——海南生活记之一…… 张毅静  
水边的女人…… 曹雪洁  
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苏芳  
诗西部 隐秘(组诗)…… 谢荣胜  
风,吹过白杨树(组诗)…… 张爱  
访谈与对话 了知失守,是为了更好的坚守…… 牛红旗  
论坛 乡土世界的现代隐喻——谈陈继明中篇小说《芳邻》…… 赵炳鑫  
简约:在经历了繁复之后——《温暖的石头》序…… 洪月

“新月”刊中刊  
展现回族风情 凸显地域特色 搭建文化平台 传播友谊理想  
八月的风——《战火中的夜莺》网络朗诵晚会札记…… (回族)哈若慈  
夜月明(散文)…… (回族)田埂  
村庄旧事(随笔)…… (回族)马卫民  
夺命(散文)…… (回族)李瑛  
鄂玛的诗…… (回族)郭玛

地址:750004宁夏银川市文化东街59号 月定价:10.00元  
邮发代号:74-2 电话:0951-3971035

- 茅盾文学奖研究  
现代性追求及其“真正的敌人”——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论略…… 沈嘉达  
略论《繁花》的复调、反讽与隐喻艺术…… 胡立新  
政治语境中叙事矛盾与意义建构——王蒙小说《这边风景》文学价值的另一种解读…… 孙金燕  
不善的非线性变化——苏童《黄雀记》对伦理复杂性的创造性反映…… 黄贤春  
在变与不变之间——对近性格非小说创作转型研究的商榷
- 文坛纵横  
作家与文学史  
“先锋文学”,止于“先锋姿态”…… 程光炜  
论中华文学外译的策略与途径…… 黄薇  
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介模式…… 侯业智  
冒犯的美学及其正名…… 杨春  
莫言《丰乳肥臀》再解读…… 高春  
“大文学史观”与贾平凹的评价问题…… 孙金燕  
贾平凹小说的精神生态析…… 李静  
贾平凹《秦腔》以来四部长篇小说的符号学解读…… 李静  
1990年代以来的边地书写与认同期待…… 李静  
阿来小说中的民俗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李静  
论余华小说的救赎书写…… 李静  
非虚构写作的社会学意义…… 李静  
自媒体时代下消费体验的文学观…… 李静  
历史叙述中的现实主义主体构建…… 李静  
50-8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道德叙事与时间问题…… 李静

近来,有关单位和读者反映,有人冒用本刊名义征集稿件。本刊声明如下:1.本刊未设立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小说评论》杂志;2.本刊唯一办公地为西安市建国路83号,联系电话为029-87428615/87428476;3.本刊投稿信箱更改为xsp1985@vip.163.com,原xsp1985@163.com邮箱作废;4.本刊对冒用本刊名义进行征稿和征集稿件的单位和个人将保留起诉权利。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谨防上当受骗。本刊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特此声明